

九尾龟

(清) 张春帆◎著



JIUWEI
GUI
【下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九尾龟

〔清〕张春帆◎著



JIUWEI
GUI
【下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尾龟/ (清) 张春帆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 (2009. 10 重印)

ISBN 978-7-80626-259-7

I. 九… II. ①张…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495 号

Jiu Wei Gui

九尾龟·下卷

作 者: (清) 张春帆

责任编辑: 徐 潜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mm 16 开本

字 数: 1029 千字

印 张: 1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9-7

定 价: 90.00 元 (全三册)

目录

第一百二十五回	闹花厅白昼敦伦 闯深闺黄昏惊梦	459
第一百二十六回	感风寒中丞卧病 乱人伦令子宣劳	462
第一百二十七回	锡佳名注释九尾龟 写牢骚演说烟花史	465
第一百二十八回	换桃符阳春回大地 喧爆竹风雪度残年	469
第一百二十九回	假漂帐嫖客行权 真索债信人受骗	472
第一百三十回	享温柔误入销金窟 敲竹杠偏遇守财奴	476
第一百三十一回	聚家庭天伦全乐事 度残年骨肉庆团圆	479
第一百三十二回	设华筵良朋守岁 兜喜神名妓迎春	482
第一百三十三回	让房间安心慢客 受讥评当面坍台	485
第一百三十四回	忍恶气冤桶无颜 遭白眼瘟生致病	488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发电信开函惊老母 抱不平疗病出奇方	491
第一百三十六回	抱沉痾三宵占勿药 起乡心千里整归装	495

第一百三十七回	讲嫖经名士高谈 打茶围瘟生吃醋	498
第一百三十八回	洪素卿昧良施巧计 章秋谷谈笑破奸谋	502
第一百三十九回	闹房间痛骂滑头 驱恩客难为名妓	506
第一百四十回	感良朋深交铭肺腑 论时艰极目痛山河	509
第一百四十一回	恨天涯深闺挥别泪 折将离南浦送檀郎	512
第一百四十二回	出吴淞离怀随逝水 走津沽壮志破长风	515
第一百四十三回	金观察夜走宝华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518
第一百四十四回	舞衫歌扇清夜无愁 大道青楼良宵载酒	521
第一百四十五回	走章台良宵开夜宴 入花丛蓦地遇无盐	524
第一百四十六回	论交涉清言讥俗吏 纵微辞谈笑说官场	528
第一百四十七回	演活剧刻意绘春情 傲淫风当场飞黑索	532
第一百四十八回	印深情软语留春 谐好事平康选梦	536
第一百四十九回	遇秋娘一箭贯双雕 卖丰姿春风描倩影	540
第一百五十回	矢从良缠绵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华	543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两调头翡翠共移巢 三鼎足鸳鸯齐比翼	547

第一百五十二回	循旧例双美拥檀郎 闹相公新知结幽愫	551
第一百五十三回	中和园书生听戏 升平班观察开筵	555
第一百五十四回	吃大菜安心寻绮梦 走歧途着意访名姝	558
第一百五十五回	访天台三士入桃源 定花榜群芳登上第	561
第一百五十六回	伐长亭良朋悲远别 脱火坑名士作冰人	565
第一百五十七回	解腰缠豪情成义举 翻醋瓮冷语试深心	568
第一百五十八回	逢醉鬼狭路动干戈 数前尘花丛谈掌故	571
第一百五十九回	范彩霞歇夏观盛里 陆丽娟独游味苑园	574
第一百六十回	吊膀子淫伶得意 闹包厢戏馆争风	577
第一百六十一回	双泼醋当场争口舌 单相思狭路劫伶人	580
第一百六十二回	杜春心严亲怜少子 困债台名妓叹穷途	583
第一百六十三回	逢旧侍深宵谈秘戏 索新逋软语媚干娘	586
第一百六十四回	逼残年宦人借债 丧良心小子探囊	589
第一百六十五回	逐香尘游春驰绮陌 骋飞车奋勇捉瘟生	592
第一百六十六回	巧机关深谋排陷阱 奇遇合豪客入牢笼	595



第一百六十七回	蓄深心连环施妙策 狙缠头反扑出奇文	598
第一百六十八回	假缠绵爱语稳痴人 真懊恼芳心乖宿愿	601
第一百六十九回	阻观光无端耍小极 喜同心着意护檀郎	604
第一百七十回	发清言高论寄牢骚 访桃源良朋联伴侣	607
第一百七十一回	证心期三生传慧业 听眉语一晌醉风情	610
第一百七十二回	赋皇华小星随使节 开绮席大尉遇佳人	613
第一百七十三回	慰离惊倾心结幽愫 上手本屈膝拜红裙	616
第一百七十四回	暮夜金奸奴行重贿 美人计相国赠明珠	619
第一百七十五回	联中外名妓说英雄 闹平康宵人张虐焰	622
第一百七十六回	杀风景恶客试尊拳 弃尘寰佳人悲薄命	625
第一百七十七回	罡风无赖折柳摧花 眉语彷徨双心一抹	628
第一百七十八回	渡银河秋娘联旧好 谐凤侣名士结新欢	631
第一百七十九回	真阔历发明攻战术 正比例研究床第谈	634
第一百八十回	忆前尘同游钓鱼巷 怀旧事重访莫愁湖	638
第一百八十一回	吃花酒騷儒得意 入乡闹词客观光	641



第一百八十二回	闹新闻撞墙翻瓦罐 洒霜毫论史出奇文	644
第一百八十三回	传急电游子还乡 开花榜庸奴得赂	648
第一百八十四回	挥别泪红杏嫁东风 讶奇遇仙云吐华月	651
第一百八十五回	辛修甫良宵逢旧识 汤媚娘薄命堕风尘	654
第一百八十六回	证前因深情结遥誓 出奇计险语试倾城	657
第一百八十七回	甘同梦永夜听鸡声 困洪波长堤成漏泽	661
第一百八十八回	悯哀鸿仁人兴义举 泛明湖好景入诗囊	665
第一百八十九回	吞存款市侩昧良 萎慈萱北堂弃养	669
第一百九十回	章秋谷闭门守制 祁祖云挟忿兴谣	673
第一百九十一回	救灾黎大开赛珍会 放焰火普照不夜城	677
第一百九十二回	阻星期曲房惊好梦 行酒令东阁宴嘉宾	683

第一百二十五回

闹花厅白昼敦伦 闹深闺黄昏惊梦

闹花厅白昼敦伦

闹深闺黄昏惊梦

且说大姨太太自从和康中丞闹了一回之后，康中丞陪了无数的小心，认了许多的不是，方才夫妇如初。康中丞也忙忙碌碌的打点要和第三个儿子娶媳妇。

原来康中丞只生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到八九岁上就一病死了，如今只存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娶了媳妇，已经过了几年，现在第三个儿子也长成了，便和他择日迎亲。里头的东西，都是大姨太太一个人料理。但是大姨太太本来是个堂子出身的信人，嫁娶的规矩哪里懂得，只得请了两位姑太太来帮忙。外头的东西，自有那一班走狗和他料理。

闹了几日，到了吉期。康公馆里头摆设得绿舞红飞，花团锦簇，真个是笙歌匝地，灯火连云，堂开玳瑁之筵，褥隐芙蓉之绣。那些官场商界的客人，纷纷扰扰的往来不绝。一会吉期已到，一乘花轿，几对仪仗，把新媳妇娶了过来。一切坐床撒帐、交拜庙见的这些礼节，料想看官们也都懂得，用不着在下做书的来铺排。

只说康中丞见了这位新娶的媳妇，丰神活泼，体态娇娆，比那位二少奶奶还要胜过几分；更兼性情宽厚，待人和气。真个是俊眼乍回，春云偷展，朱唇未启，巧笑先闻。康中丞看了，便也十分得意。康中丞这位公郎，娶着了这般一个尤物，自然的夫妻恩爱，鱼水缠绵，恨不得把两个身体捏作一团，并成一块。

康公馆的房子本来很宽，有三间小小的花厅，四周都种着些梧桐竹子，窗明几净，花木参差，是康中丞向来会客的地方。花厅后面隔着小小三间翻轩，这个地方康中丞就叫他内签押房。本来这个签押房的名目，是签押公事的地方，不是现任官员、就是现有差使的人，方才用得着。如今康中丞既不做官，又不当差，简直的叫他内书房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叫做什么签押房？原来这个康中丞生有官癖，此番自己奏请开缺，原是不该已的举动，心上总存着个希冀起用的意思，所以把内书房叫作内签押房。平日之间除了见客和休息的时候，看书写字都在这个内签押房里头。自从娶了这位三少奶奶回来之后，康中丞一向忙忙碌碌的，有好几天不到内签押房去。

这个当儿忽然接到了京城里头吕大军机的一封来信，康中丞拆开看了一看，连忙到内签押房去写回信。为着这封信上的话儿是要和他代谋起复，恐怕家人们闯进来看见了，传出去不便，便把内签押房的门关得紧紧的，吩咐一班家人不许进来。自己一个人坐在内签押房里头，悄没声儿的在那里想着怎样的写回信。

想了一会，只听得外面“吉吉各各”的弓鞋细碎的声音直走到花厅上来。康中丞不知道是什么人，便由他在外面，自己却一言不发。等了一会，又听得轻轻的一声咳嗽。康中丞听得真切，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新娶来的三少奶奶，不觉心中一动，便躲在



里面一言不发。只听得那位三少奶奶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还是这几间房子造得比别处好些。”康中丞正在那里侧着耳朵听他说话，忽听得外面又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朗然说道：“今天怎么你跑到这里来了！”康中丞听着这个说话的声气就是他那位令郎，心上便一个没趣，只得索性不响。听得三少奶奶笑道：“今天你出去了，我一个人觉得有些烦闷，闲着没有事情，所以出来各处走走。”那位三少爷也笑道：“这里是老头子会客的地方，今天老头子出去了，所以这样静悄悄的。”

康中丞在里面听着，心上暗想道：“他见我关着门，只说我出门去了，我倒要躲在这里，看看他们两个人做些什么。”想着便轻轻的蹑着脚步走到门口，在门缝里头看时，只见他那位令郎和那位三少奶奶本来两个人并肩坐在一处的，忽然间三少爷附着三少奶奶的耳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三少奶奶“格支”一笑，举起手来打了三少爷一下。三少爷道：“这里又没有人，怕什么？这个地方只要老头子出去了，是没有一个人来的。”三少奶奶道：“我不要，你便怎么样呢？”三少爷笑道：“你不要也由不得你！”说着便走过去把门帘放下，关上了门，走过来不由分说，轻轻的一把把三少奶奶抱了起来。两个人霎时间并蒂花开，鸳鸯梦稳；乌云带雨，倒凤颠鸾。只把一个里面的康中丞气得软作一团，看着这两个宝贝这样的风流浪诞，青天白日的竟在花厅上串起戏来，你叫他怎的不气？

当下康中丞赌气掩过一边，不去看他，只听得两个人“支支格格”的笑作一团。停了一回，康中丞忍不住又去看他。只见三少爷又把三少奶奶抱起来，坐在肩上，就和那堂子里头的相帮掬着信人的一般，掬着满厅乱走。康中丞在里面看着，又好气又好笑。不料那位三少爷走了一回，走得高兴起来，竟自走到内签押房门口，“呀”的推开了门，就要进来。这一下子，把康中丞大大的吃了一惊，一时无可奈何。人急智生，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只当他是家人送茶进来的样儿，口中喝道：“我不要吃茶，端进来做什么，给我端出去！”那位三少爷不听这几句话儿便罢，听了这几句话儿，这一惊倒也非同小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转身来没命的往外乱跑。三少奶奶也吃了一惊，又羞又怕，由不得身体一歪；在三少爷肩上直跌下来，跌得他“阿呀”一声，遍身酸痛，连弓鞋都跌掉了一只。三少爷见了，心上更加着急，也顾不得他跌痛了那里，连忙一把拉了起来，两个人飞一般的拉开了门，往着上房逃去。

这个时候，刚刚大姨太太打发两个大姐出来寻康中丞，不知有什么话说，奇巧不巧的，和三少爷、三少奶奶碰了一个正着。只见这位三少奶奶衣裳不整，鬓发蓬松，同着三少爷拼命的往里面跑。这两个大姐见了，心上十分诧异：走到花厅上，又见地上落下一只弓鞋，知道是三少奶奶的，顿时大家传说起来，一个公馆里头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件事情。

康中丞躲在里面，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位宝贝走了出去，方才叹一口气，走了出来。劈面又撞着了这两个大姐，知道他们已经看见，又没有本事按住他们的嘴，叫他们不要声张，只得装痴做聋的，凭着他们去大家传说。自己对着大姨太太，也免不得把这件事儿和他细细的说上一番。大姨太太倒笑了一会，又埋怨他不应该惊动他们。你只悄悄的躲在里面不要作声，等他们走了再出来，就闹不出这般笑话来了。康中丞顿着脚道：“你倒说得好风凉的话儿！我起先原是躲在里面不敢作声的，到了后来，这两个宝贝不分好



歹，竟要闯到里面来，我若再不开口，他们就要走进来了，你想可有什么法子呢！”大姨太太听了也没有话说。

那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两个宝贝，自从闹了这个笑话以后，觉得没脸见人，两个人只得装着生病，连房门都不出，一直躲在房间里头。躲了一个多月，方才老着脸皮出来见人。三少奶奶见了康中丞，还是满面通红的，连头都抬不起来。这件事儿传说开去，上海地方的人就把他当作笑话一般，茶坊酒肆讲的都是康中丞家的事情。康中丞虽然知道，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借着事儿把他那位令郎骂了几场，打了一顿，方才罢了。

康中丞自从娶了这位大姨太太之后，大姨太太拿出堂子里头骗人的本领来，把康中丞骗得伏伏帖帖，又爱又怕，一个月里头差不多有二十天住在大姨太太房里，那四个姨太太不过是挂个名儿罢了。倒是这位大姨太太有些不过意，劝着康中丞也到别个姨太太房里去应酬应酬。康中丞越发相信大姨太太是个天字第一号的正经人。

有一天大姨太太坐了马车出去，不知买什么东西。康中丞便踱到三姨太太房里头去，讲了一回闲话。大姨太太回来了，康中丞便坐在大姨太太房间里头，两个人说说笑笑的，康中丞十分高兴。正要收拾安睡，忽然想起日间有件马褂脱在三姨太太房里头，马褂袋里头有一封紧要电报，一时忘了收拾，便和大姨太太说了，要自己去拿。大姨太太道：“一件马褂，只要叫个人去拿来就是了，何必又要自己去拿？”康中丞道：“我刚刚想起，今天还要到内签押房去写几封信，你只顾先睡就是了。”说着，便立起身来往外便走。

一路走到三姨太太房门外头，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康中丞口中说道：“怎么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这里一个人都不见？”一面说着，一面跨进门来。只见这位三姨太太，两颊飞红，衣裳不整，一个人坐在房里的一张榻上；还有一个平日跑上房的家人胡德，慌慌张张的立在旁边。

康中丞见了不觉大诧道：“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怎么房里头一个人也不见？”又对胡德厉声说道：“你这个时候，一个人跑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吓得胡德诺诺连声，不敢开口。三姨太太慢慢的说道：“你不要骂他，是我叫他进来的。”康中丞听了，瞪了三姨太太一眼道：“你叫他进来做什么？虽然他是派值上房的，这个时候叫他进来，房里头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算什么样儿！”三姨太太不慌不忙的说道：“我今天发了肝气，痛得无可奈何，三更半夜的，又不便惊天动地的乱闹。偏偏我平日吃的十香丸又没有了，没奈何只好叫他连夜去买，又怕他们说不明白，所以叫他进来，我自己吩咐他。你当是什么事儿，又是这样的动起气来！”说着，便把一双纤手捧紧了胸膛，口中哼个不停。正是：

惊破高唐之梦，好事多磨；

吹残巫峡之云，襄王何处？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交代。

第一百二十六回

感风寒中丞卧病
乱人伦令子宜劳

且说康中丞听了三姨太太的一番说话，心中半信半疑，心中暗想：又没有拿到什么证据，闹是料想闹不出的。又回过头来看着三姨太太那般模样，双蛾欲蹙，皓齿微呈，太真病肺之妍，西子捧心之态，不觉把一个心早软了一半。看着那胡德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便对他喝道：“你还不赶快去买丸药，站在那里做什么？”胡德得不得的这句话儿，好似得了赦书一般，连忙答应一声往外便走。

康中丞又问着三姨太太道：“你既然发了肝气，他们那些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三姨太太一面哼着，一面抬起头来说道：“绿云、祥云两个，是我叫他们去拿开水的。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康中丞听了，低着头想了一想，便对三姨太太说道：“你以后须要留心些儿，不要这般大意。像今天这样事情，房间里头一个人也没有，就是你和胡德两个人。要是换了个疑心重些的人，已经不知闹到怎样的一步田地了。”三姨太太听了，娇怯怯的说道：“我发了肝气，痛得十分利害，哪里还顾得房间里有人没有人。这都是他们贪懒，看见我病了，就一个个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你还要向我说这样的话儿！难道你拿到了什么凭据么？”说着，皱着眉头把身体扭了几扭，连叫几声“阿呀”，一谷碌就倒在榻上。

康中丞见了这般做作，早把方才的一片疑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心上倒发起急来，连忙问道：“你到底什么地方痛，可要叫个人来和你捶一下子？”三姨太太听了也不开口，只把手对着自己的胸膛指了几指。康中丞看了，便自己走过来，就在榻旁坐下，把两只手替换着在三姨太太胸前轻轻摩抚。又把几个娘姨大姐都叫进房来，康中丞骂了他们几句道：“怎么三姨太太在这里生病，你们这班人一个都不来伺候！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哪里有这般规矩！”众人听了都呆了一呆，彼此做个眼色，便不开口。康中丞这一夜就住在三姨太太这边，倒伏侍了三姨太太一夜，这且不提。

只说康中丞的那位二令郎，今年已经二十九岁，官名一个杞字，号就叫少己。从小的时候康中丞也延师教他读书，无奈康少己的质地鲁钝非常，竟比康中丞自己还加了一倍。读了整整的十五年书，连《十三经》都没有读完，写个寻常通候的条子也写不出来。康中丞气得要死，他自己却毫不放在心上，倒对着人说：“如今的做官只要有钱。我们老头子也是捐班出身，也做过一任江西巡抚。难道捐班出身的就不是人么？”这句话儿传到康中丞耳朵里，康中丞听了心上虽然气忿，转过念头来一想，觉得也无可奈何，只有这个法儿。便只得拿出钱来，和他捐了一个主事，到部里头去候补了几年，赔掉了无数的银子，还闹了许多笑话。康中丞赌气把他叫了回来。

这位康少己到了上海，便花天酒地、朝歌夜弦的乱闹起来。偏偏的康少己肚子里头

虽然没有一些儿墨水，外面的丰貌却生得漂亮非常，面子上的应酬又来得十分活泼。一班堂子里头的信人，见了这位康二少爷，没有一个不喜欢的。康少己又专爱在女人面上用些工夫，献些殷勤。就是康中丞的那几位姨太太，见了康少己也都是十分亲热，格外殷勤，大家都有些跃跃欲试的意思。这位康少己本来也不是什么正经人物，看了几位姨太太这般模样，便也存了个代父从军的念头；却是回过念头来一想，始终觉得有些碍手碍脚的，不甚妥当。

自从那一回大姨太太为着二少奶奶的事情和康中丞闹了一回之后，虽然康中丞吩咐一班娘姨、大姐不许传说出去，都是同在一家的人，哪里瞒得过？这个信息早传到康少己耳朵里头，不觉心中大怒。想道：这个老头子这样的不知廉耻！自己有了五个花枝一般的姨太太，还要调戏起自己的媳妇来！我倒留你的脸皮，不肯不分皂白的混搅，你倒这样的不顾人伦，那就怪不得我了！想着，又私地里把自己的老婆盘问一番。

这位二少奶奶本来是个外交名手，自然另外想出一番话来和他敷衍，把自己的不是一股脑儿都推在康中丞身上。只说康中丞时常要调戏他，想转他的念头。康少己听了老婆这样的一番话，自然气得双睛出火，七孔生烟，暴跳如雷的道：“这个老东西真个这般无耻！说不得我也顾不得许多，只好做到哪里算到那里的了！他们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尚且要这般混搅，我们年纪轻轻的人，更是分内的事情了！”自此以后，一直无话。

光阴迅速，早又是秋去冬来，朔风乍紧，霜气中人。康中丞偶然受了寒气，觉得头痛鼻塞，身体有些不快。康少己听得康中丞病了，虽然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却这一点儿面子上的规矩不能不要，便也同着众人照例进去问安，淡淡的问了几句。康中丞见了儿子来问他的病，不觉心上欢喜，就叫他坐在床沿上，和他讲些闲话。

这个时候，正有一个大姐煎好了一碗药递将上来。大姨太太便接在手中，二姨太太走过去，把康中丞扶了起来坐在床上，大姨太太把一碗药放在康中丞口边，康中丞自己一口一口的喝。康少己在旁见了，不知怎么忽然天良发动起来，连忙抢过去，在银吊子里头斟了半碗冰糖燕窝汤，自己拿着立在一旁，要等康中丞吃过了药给他过口。

不一时，康中丞一碗药已经吃毕，康少己端上茶来。康中丞吃了两口，忽然一眼看见康少己左手指头上光华闪烁，带着一个钻石戒指。那钻石差不多比那最大的黄豆还要大些。康中丞见了，心上早吃了一惊。记得这个戒指，是去年自己买给五姨太太的，买的时候着实地看过一番，又是时常见五姨太太戴在手上的，心上十分诧异，不由的开口问道：“你这个戒指是几时买的？脱下来给我看看。”

康少己出其不意，心中大吃一惊。不知不觉的全身一震，右手一松，拿不住茶碗，“豁唧唧”的一声跌在地下，连康中丞身上也泼了许多燕窝汤。康中丞看了这般模样，心中已经猜料了几分，便冷笑道：“什么事情这样慌慌张张的，把茶碗都跌下来？叫你把戒指脱下给我看一看，为什么急得这个样儿？”

康少己听了满面通红，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那心上好像有十五个吊桶在那里打水的一般，七上八下跳个不住。没奈何硬着头皮，在手上除下来递在康中丞手内。

康中丞接过来仔细看了一看，越看越像，不由得怒气填胸，胡须倒竖，勉强忍住了不发出来。只问着康少己道：“你这个在什么地方买的？花了多少钱？其实这些东西，都

是女人的装饰品，我们堂堂男子何必要带这样东西呢？”康少已一时说不出话来，嗫嚅了一会方才说道：“这个东西是一个出洋的朋友送的。据他自己讲，在美国纽约买来的，花了二百五十元美金，合起我们中国的钱来，差不多也有五百块钱。”康中丞听了哪里肯信，冷笑一声道：“你的那个朋友同你的交情倒很好，居然送你这样贵重的东西！”康少已红着脸答应不出。

康中丞正要骂他几句，忽然心上一想，虽然如此，究竟不知这件事情的真假何如。万一一个没有这件事儿，不过偶然相像，惊天动地的吵闹起来什么意思？就使这件事儿竟是真的，家丑不可外扬，我自己先是这样彰明较著的闹起来，给人家传了出去，我的脸上有何光彩！想到这里，只得把心上的怒气捺了一捺，叹一口气，瞪了康少已一个白眼，仍旧把戒指交还了他。康少已怀着鬼胎，不敢开口，接过戒指来也不敢再带，勉强站在那里敷衍了一回，便回转身来溜烟跑了出去。

康中丞本来没有什么大病，不过着了些儿风寒，觉得心上有些饱闷。富贵人家的习气，只要稍稍的觉得有些不快，就要延医服药的闹得一塌糊涂。每每有本来不妨的小病，吃了几帖药吃出病来的。康中丞的生病便也是犯着这个毛病。

当下康中丞见康少已走了出去，自己盘算了一回，正要去叫了五姨太太来和他说话，恰恰的门帘启处，那位五姨太太已经轻移莲步走了进来，宝靥微红，秋波不定，好似受了什么惊吓的一般，走进来就坐在康中丞床上，和康中丞说了几句闲话。

康中丞留心看他的手上，只见那个钻石戒指高高的戴在手上。康中丞看了，心上顿时一块石头落地，暗想果然是我疑心错了，他的戒指明明的在他手上，怎么会到别人手里头去呢？幸而没有吵闹出来，总算我自己有些耐性。想着，心上正是欢喜。忽然心上又想道：天下的事情都是无从逆料的，或者他方才见我要他的戒指来看，心上已经明白，连忙把这个戒指去送还了他，也未可知。一会儿心上又想五姨太太的为人，平日之间很是稳重，料想不至这般轻贱。一刻儿的工夫，康中丞的一个心，就如井上的辘轳一般，转了无数的念头。

五姨太太在房间里头坐了一回，忽把双眉一皱，对着康中丞说有些肚子痛。康中丞叫他回房歇息。五姨太太便慢慢的走了出去。

停了一回，康少已又走进来，问长问短的十分亲切。康中丞口中不语，却偷眼看他手上，见方才的戒指依旧带在手上，纹风不动。康中丞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把满心疑惑都化得干干净净。又仔仔细细的把康少已手上的戒指看了一回，觉得和五姨太太手上的那个直是一个样儿，没有一丝一毫的分别，就是有心制造的，也制造不出来。正是：

珠帘金屋，魂迷韩掾之香；

锦帐银床，春满宓妃之枕。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交代。

第一百二十七回

锡佳名注释九尾龟 写牢骚演说烟花史

且说康中丞看了康少己手上的戒指，竟和五姨太太手上的一个样儿，好像是天生一对的样儿，不由的看了又看，心中暗想：“天下竟有这样相像的东西！若不是方才有些涵养，当时没有闹出来；冒冒失失的混闹一下子，那就懊悔不及了。”

自此以后，康少己见康中丞这般糊里糊涂的，免不得更加大胆起来，渐渐的丑声外播，大家都知道这位康中丞家有些帷薄不修。甚至上海有一班滑头子弟，编出三十首《竹枝词》来，专讲康中丞家里的那些故事。康中丞公馆里那些大小的人，也没一个不知道的，只瞒着康中丞一个。甚而至于康中丞的亲戚里头有一班轻薄少年，故意抄着那几十首《竹枝词》给康中丞看。康中丞看了，有些懂得的，有些全然不懂，却糊里糊涂的，不晓得他说的是哪一家的事情。还带了回来给家里头的人看，只说这个诗上说的不知是什么人家，怎么好好的会弄到这般模样？始终没有知道这三十首《竹枝词》就是说他自已家里头的情况，你道可笑不可笑？

看官且住，在下做书的做到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岔子，用不着列位看官指摘，在下做书的先自己举发出来。

从来天下的人，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无论什么事总要帮着自己亲戚的；就使亲戚家中闹了什么笑话，出了什么乱子，对着外人尚且要千方百计的替他遮盖，怎么康中丞的这些亲戚，不替他遮盖一下也还罢了，倒反有意把康中丞当个玩意儿一般的捉弄起来，好像很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这是个什么缘故？难道康中丞的那些亲戚，都是些红毛国里头的野人不成？

原来这个里头却也有个道理。自从康中丞的那位正室夫人回籍以后，康中丞把一切家里头的情况，一切亲戚朋友的应酬，都交给大姨太太一个人管理。这位大姨太太虽然能干，究竟是个信人，哪里懂得这些事情？那些亲戚家里该应送礼的也不去送，该遣人问候的也不叫人去。再碰着那些婚丧凶吉的事情该应要内眷出去应酬的，这位大姨太太更加出不得场，缩着头死也不肯出去。

那班亲戚心上本来已经有些不快活，更兼见康中丞这般糊涂，把好好一个正室夫人搁在家里，连娶媳妇这般喜事都不去接他出来，只凭着那几个姨太太在里头混搅，大家多很有些不以为然。再是康中丞恃着自家有钱有势，未免有些富贵骄人的样儿，所以那些亲戚一个个都和康中丞不合，竟没有一个肯帮他的人。听见有人在那里骂他，这些亲戚非但不肯和他辩护，碰着一个高兴的时候，还要连自己也凑下去点缀两句。这个里头有这样的几层缘故，所以那些亲戚一个个都不肯帮他。并且有些秘密的话儿，外人不知



道的，也是那些亲戚背地里传出来的。你想康中丞家这样的深闺内院，青琐高楼，这些闺房狎昵的事情，外人哪里打听得出来？

更兼上海滩上的人都是那些不顾廉耻的滑头少年，听了康中丞家有这样的几个尤物，便大家前前后后的想要转他们的念头；不但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且还心上存着个人财两得的念头，想着要骗他们的钱。就是这样的一传十、十传百，沸沸扬扬的。就是实在没有这件事情，这班滑头少年也要造些话出来说，竟把康中丞家里的那些宝货，当作个历史里头大有关系的人物一般，今天说的也是这几个人，明天说的也是这几个人。说来说去，里头就有轻薄少年把康中丞起了一个绰号，就叫作“九尾龟”。

有人问他这个“九尾龟”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没有什么深微奥妙的意思在里头，不过为着这位康中丞家里头有五个姨太太，有两个姑太太，有两个少奶奶，恰恰是九个人，又恰恰的九个人都是这样风流放诞的宝贝，我所以把这位中丞公起个徽号叫做“九尾龟”。你们闭着眼睛想一想，这个情形可像不像？问的人听了他这一番说话，觉得虽然没有什么道理，这个情形恰委实有些相像，便也一笑走开。

从此外面那些和康中丞不对的人，只要提起康中丞来，大家都不说他的名姓，只叫他是“九尾龟”。在下做书的便借着这个“九尾龟”的名目，编成这一部醒世新书。虽然康中丞这个人并不是书中的正脚色，但是在下的这部小说既然名目就叫作“九尾龟”，在下做书的，自然也不得不把这位元绪先生姑且当作全书中间的主人翁，好好的演说一番，总算交代过了书中的一个节目。

看官们若毕竟要问着在下做书的，这部小说里头哪一个是书中的主人翁？这却连在下做书的自己也不曾晓得。看官们意中把哪位当作主人，在下做书的就把那位算作主人。就是把在下做书的局外人，扭进局内去做一个全书的主人翁，也未尝不可。究竟三千大千世界，谁主谁宾？恒河沙数众生，无人无我。在下做书的随口说出，信手拈来，本来没有存着哪个是主、哪个是宾的念头。列位看书的酒罢茶余，消遣世虑，也不必存什么哪个是主、哪个是宾的意见。无非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了！

咳！如今世上的事情，为着办事的人胸中存了个宾主的念头，因此坏事的也不知多少！何况在下这样一部汗牛充栋的小说，洒一腔之涕泪，谁是知音？掬满腹之酸辛，畴能遣此！寓言醒世，俳语成文；东方滑稽之谈，南国烟花之史。知我者怜其沦落，或者方诸阮籍之穷途；罪我者咋其疏狂，方且指为灌夫之骂座！文章憎命，时运不济，时逢白眼之人，尽有揶揄之鬼！寄闲情于风月，惆怅扬州；感逝水之华年，凄凉锦瑟。借着那青楼中冶叶狂花的姿态，做一部世界上劝人讽世的清谈。把那些上海滩上以前的四大金刚，以后的十二花神，都一股脑儿收聚拢来，做了这一部小说中间的资料。这也总是现身说法，皆大欢喜了！

如今闲话休提，把这位康中丞撇到一边去，再提起那位章秋谷来。

只说辛修甫这个时候在后马路开了一家极大的书局，就请章秋谷做个总经理，兼任编辑事务，每个月送他二百两银子。章秋谷本来原不愿意就的，自己想了一想，一



则太夫人还在常熟，陈文仙又住在上海，好好的一个人家分作两起，终久不是长局。况且自己又要回去侍奉太夫人，不能长在上海，把陈文仙一个青年少妇丢在外面，未免身心两地，不甚放心。如今就了这个馆地，便可把太夫人接到上海来住，免得两边来来往往的，十分不便。更兼这个书局又是辛修甫一个人独股开的，秋谷也想要和他整顿一番，自己也好借着这件事儿多看些书，长些学问，便慨然应了。辛修甫十分欢喜。

秋谷到书局里去料理了几天，先把事情理出一个眉目来，聘请了几个编辑新书和小说的人。又请了几个翻译，译那些东西书籍。把书局里头几个朋友的执事，都分派得清清楚楚：管批发的管批发，管机器的管机器，管出入的管出入。秋谷倒忙了好几天，便和修甫说了，要回常熟去接家眷出来。修甫自然赞成。

章秋谷回到常熟和太夫人说了，太夫人听了自然十分欢喜。依着太夫人的意思，要过了年再搬。禁不得秋谷在旁撺掇，只说书局事多，不能回家过年，一个人在上海又不放心。太夫人听了这几句话说得不差，便也依他。忙忙碌碌的差不多料理了半个月，方才到了上海。在新马路眉寿里看了一处三楼三底的洋房，甚是宽敞，大家欢欢喜喜的过了几时。

秋谷心上想着一个陈文仙住在外面，好像个外室一般，终久不妥当，只得和几个亲戚密密的商议了好几天，定了主意，趁着太夫人喜欢的时候，几个亲戚婉婉转转的把这件事儿和太夫人讲了一遍。太夫人听了，果然心中大怒，便叫人到书局里去立刻把秋谷叫了回来，当着亲戚的面前，便叫秋谷跪下。几个亲戚连忙相劝。

劝了一回，太夫人怒气稍稍平些，叫秋谷立起来，对着秋谷说道：“你是我的儿子，你的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不叫我知道？你难道是当我已经死了的么？若是到了那个时候，我真个闭上眼睛，自然不来管你的事！如今我还有一口气在，你就瞒着我在外面这般混闹，你究竟是个什么意思？”秋谷听了，低着头不敢开口。太夫人又道：“就是一件极平常的小事，也该应和我讲一声儿，何况这样的事情。天下哪有纳妾好瞒着父母的道理？你就是做了皇帝，家庭里头也要由我做主！难道你比皇帝还大些不成？”

秋谷听了委实无言可答，只得跪下又叩了一个头，起来站在一旁，口中说道：“这件事情，都是儿子的不是。儿子情愿领母亲的责罚。”几个亲戚见了，又着实的在旁相劝。

太夫人心上虽然不快，看着秋谷叩头认罪，又满口自家认错，心上早已有些回转；又被几个亲戚你言我语的劝了一番，便对着秋谷道：“如今看众位亲戚面上，况且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由你去闹到哪里算到那里的了。但是好好的一家人家，断没有妻妾分居的道理，只好把你那位姨奶奶接到这里来一同居住。只知道堂子出身的人，安本分不安本分？”秋谷道：“这个母亲只顾放心。这个人的性情十分温厚。就是住在一起的话儿，他也和儿子说过几次，情愿守着规矩住在一起。母亲不信，只等他来了再看就是了。”太夫人听了，不觉开颜一笑道：“人还没有来，你就这样拼命的帮他。将来你那位老婆，不知你还要把他怎么样呢！”秋谷见太夫人笑了，也陪着笑道：“这也不至于的。”